

暑日初热,陇上朋友惠赠两箱樱桃,热中觉得清凉。红色有热意,夏天里,偶尔见了红木桌也觉得刺目。樱桃红却让人清凉,不独樱桃红如此,桃红,苹果红,杏红,杨梅红,包括秋日红叶都让人清凉,清凉中有温暖。这是果蔬的异禀。

故家樱桃,果实极小,口味亦不好。印象中,樱桃晚熟,极容易落树,风一吹坠地上一片。有两回初夏,路过一户人家院门,满树樱桃,大风刮过,落下很多,捡起装在上衣口袋,一路吃过回家。樱桃滋味不算好,三十年了,却忘不了那般情味。以为有稼穡气也有儿童的情致。人生最快乐的岁月,是儿童时光,可惜当年做孩子时候并不懂得。回忆里,那些伤心惆怅也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光芒。如今为人父,总希望自己孩子自在欢愉。

生在江北,骨子里向往江南更向往塞外关中漠北陇上。多少金戈铁马故事,风一次次送来秦腔俚曲。我的文脉大抵属于江南,故乡却是皖西南,天柱山离家几十里地,邓石如、张恨水、程长庚、陈独秀、朱湘诸贤故居离我家不过百里左右,稍微远一点,还有桐城派几代大文章家。他们大多远离故土,外出谋生

了。我乡地脉似乎非得与外域接壤才有大一点的俗世出息。

喜欢俗世,市井人物故事也喜欢,《儒林外史》中那些市井人物一个个鲜活跃然,比《诗经》人物可喜。有人写出生之种种,这是我多有不及的。生之种种,无比金贵,我却过滤了太多。人生不如意事常有八九,文章且自适,人间送小温。

得友人长信,如得元宝,旧年老家人,以元宝为天地至尊。一辈子欢喜元宝的人,怕是不明白读师长长信之乐。金圣叹作《不亦快哉》,实在可以加一条,得师长长信,不亦快哉。情书当然也好,一辈子沉迷其中,怕也无甚出息,格调太低。一笑。人生总是得失互参,有几多得意就有几多失意。

读几本老尺牍,入了古典境。文字往来最幽静,旧时翰墨互通风飘散远了。古人信札比文章更好,好在性情,读来轻松亲切。心头惦记一本散文集,名为《如家书》,希望文章像家书一样熨帖自然,那是我向往的境界。书名请前辈早早题过,一直不敢用,写出如家书一般的文章再说。

古人笔墨音讯给日常多了欢喜。我是个悲观的人,大抵冷

“派”是一条河。派河分上派河、中派河、下派河,三派一河。

崇祯年间派河上有座桥——太平桥,又叫小南桥。桥是木质的,人过、马过、车过,自然鸟也可飞过。一桥贯两岸,将两岸的风光扯连在了一起。

1642年,张献忠智取庐州,却又纵容兵士抢掠大户,一时间庐州乌烟瘴气,兵士们囊中饱满。过几日,张献忠提兵再发,兵士们行动迟缓,斗志全无。

张献忠大急,在兵士过派河太平桥时,怒剑朝天,大吼:留金不留头,留头不留金。兵士们纷纷将抢掠的物品扔于桥下,派河水流湍急,所抢物品没于河底。

太平桥由其再得一名——沉金桥。

时光荏苒,太平桥、小南桥、沉金桥消失得无影无踪,只留下一段传说,迷迷离离。派河水照常流,或清或浊就没断过……

有一天传来消息,派河就要大改造,一条号称为运河的河将包揽派河,航运、补水、生态,是条通天的河。

传说很快付诸实施,在过往的太平桥,不,沉金桥的遗址上,打下了运河第一桩,第一桩是个桥墩,沉金桥处将有一座新的桥梁腾挪而起。

某个早晨,一架无人机在太阳的引领下,对着施工现场不停拍摄。无人机盘旋又盘旋,还降

下高度,几乎是贴着水面飞,贴着翻动的泥土飞。

拍摄者是个新手,是个年轻的摄影者,从他调控无人机的水平上可以看出。

除了拍摄者,还有个老人,老人须发皆白,他对着已被搅浑的河水久久不语。

无人机、老人、打桩的机器都是吸引人的。不久,老人和摄影者身边就围拢了不少人,看摄影者控制屏上的一帧帧画面,也听银发老人似是自言自语的故事,老人说的是张献忠的事,说的是沉金桥的传说,说的是“铁打的庐州府,纸糊的六安州”的真实。摄影者无心听,心在画面。围观者们却津津有味,若有所思。

“哇”一声惊呼,年轻摄影者的无人机从空中猛地下沉,就要贴近地面,而显示屏上却射出一缕金光。

沉金桥,金子,银子,玉器,元宝……可供众多的联想。

无人机再跃上天空时,一切又平静了下来,屏幕上呈现的是一方好景。

老人叹了口气:唉,小南桥,太平桥,沉金桥,都随岁月去了。

可能就是从这天起,沉金桥遗址的工地上人多了起来,天空中的无人机一天天增加,发出蜜蜂般的“嗡嗡”声,时间自然不局限在早晨,甚至在晚上无人机的灯光也闪烁闪烁,没个止头。还有一些闲游



月光城 随笔

樱桃与橘橙

胡竹峰

静,那些书信却能给我文章之外的慰藉,前人体温里世间美玉一般的情谊。友人读拙作,见我言及《奉橘帖》,写到洞庭霜橘的清甜,盛情奉赠两箱,说此物何足贵,自是意趣浓。作手札答谢:

得君洞庭橘,如游洞庭也。舍下恰好有洞庭茶,共而食之,不亦快哉。从前慢,车马皆慢,远隔千里,我辈蓬蒿人,怕是没有如此口福也,拜谢拜谢。可惜未得琅琊家风,写不来《得橘帖》啊。

早先作过《得橙札》:收到寄来的一箱橙子,好情致。情意绵绵如《奉橘帖》。

我老家不产橙子,柑橘却有。旧居庭院曾有一棵柑树,每年挂果极多。柑极酸,霜打后亦然,人多不敢食也。小时候在树下读书,那种情味至今惦念。

云南安徽遥遥几千里,得此馈赠,幸甚幸甚。合肥久晴,日日好天,遥思昆明,此时想亦添秋气矣。言不尽思,珍重。

多少人与我辈隔了年代,其实无妨,读文章就好,在世好,隔世也好。读老庄孔孟,他们何曾走远,安坐在我们心头。文化上,民国人是我

辈,明清人是我祖父,唐宋人是我曾祖,魏晋人是我高祖,先秦人是我天祖。君子之泽,五世而斩。文章经不了五世,才华早已散尽,太难作出好文章。有时候想想,应该跨过民国,明清是我家大门。

最近心境大变,作了些文章,自忖略有些进步。作文心态总是在变,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,也未必。文章家事,文章为业,并非好事。文章事偶尔令人乏味,好在文章还愿意作一些的。总觉得文章是一个人的命。作文人手提竹篮子打水,看谁能捞上来鱼虾、泥鳅、黄鳝,甚至甲鱼。前几天去巢湖,在岸边散步,浅水处一只甲鱼朝天点头,真是咄咄怪事。

人生不过竹篮子打水,也想有所获。旧家门口有一大池塘,夏天我们在竹篮子撒一点剩饭之类沉入水中,过片刻猛然提起,常有鱼虾之类钻进去觅食,来不及躲避,甚至还有泥鳅。一天下来,可得一盘干虾,用来炒辣椒,又咸又香又辣,是农家极好的下饭菜。只是可怜那些鱼虾,本为求生,岂料速死,世间事都如此,人应该珍惜此岸花好。竹篮子打水,未必都是一场空。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寻金

张建春

的人,不时弯下腰身对河水和泥土着迷,似乎要透过水和泥土看透时间的封存。

年轻的摄影者还是一早就来,他的动作越来越娴熟,总在一个固定的地点放飞无人机,然后移动手柄,找最好的拍摄点,无人机时上时下,但最后都要贴着水面飞上一气。旁观者不看天空,多是专心地观看年轻摄影者无人机掠过而留在屏幕上的画面,时而发出一声声惊叹:哇,真美。

银发老者也是早晨来的,他和年轻的摄影者对视一番,便将目光投入了湍流的水中,有鱼或鸟走动,老者便将目光追过去,让目光走得很远很远。老者喜欢自言自语,说的内容老旧,不外乎沉金桥、张献忠之类。老人的自言自语随风飘动,也不知灌进了多少人的耳朵。

年轻摄影者的目光清澈,而银发老者的目光深邃,他们应该都是在发现的。

桥墩渐渐长大长高了,已可以想见这座大桥的身姿了。

又一个早晨,银发老者比年轻的摄影者来得早,老者临风而立,太阳在他身边升起。年轻的摄影者悄悄靠近,将这生动记录在了摄影机里。

老人感激地笑了笑。老人少有的向年轻的摄影者发问:相信沉金桥,相信有大把的金子撒在河里和鱼作伴吗?

年轻的摄影者点了点头,说:相信。年轻的摄影者指着派河,太阳照亮了河水,一河的碎金活泼生辉。

银发老者爽朗大笑,对着陆陆续续来的人又开始自言自语……

桥终于落成了,这是一座斜拉桥,一根根纲索从高塔上伸出,挽起了平坦的桥面,壮重而不失婉约。

年轻的摄影者还是在早晨放飞无人机,只不过多了些飞行的路径,从桥上越过,从桥底下穿过……这是过去所没有的。

银发老人不缺位,这次他立在了大桥上,晨风吹动银发,河水在脚下流过,太阳一步步向他移动,老人“哦”了一声,似乎心中的块垒被冲破了。

年轻的摄影者给了老人一张特写,老人如是一尊雕塑,矗在年轻的桥上。

银发老人,对着晨光自言自语,内容还是过去那些,但加了句:这桥该叫什么名字?

没有观众,也没有听众。银发老人对年轻的摄影者颔首,年轻的摄影者笑得青春。

不久,一场盛大的名为《我找到了金子》的摄影展在派河之畔展出,摄影者为年轻人,题字是位银发老者。

你找到金子了吗?派河,不,运河畔常有人发问。

派是一条河,河什么运不来。